

作瓷手记

云云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ZUOci Shouji



瓷的命运在窑火的眼中，
人和草的命运呢？会不会
在老天的心里？

ZUOci Shouji



作瓷手记

郑云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作瓷手记 / 郑云云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0.2
ISBN 978-7-80742-606-6

I. 作… II. 郑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27626号

作瓷手记

郑云云 著

责任编辑	姚雪雪 游灵通
美术编辑	方 方
制 作	周璐敏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16.5
版 次	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7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606-6
定 价	29.80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作瓷手记(2004~2006)

- 之一 一蓑烟雨过前溪/ 002
- 之二 青山无处不藏云/ 007
- 之三 梅花天地心/ 010
- 之四 秋 水/ 012
- 之五 该开花的时候开了/ 016
- 之六 2004年夏天的第一场雨/ 020
- 之七 开窑的日子/ 023
- 之八 大雨中的窑火/ 027
- 之九 蛇 床 / 031
- 之十 端午纪事/ 036
- 之十一 秋天了/ 039
- 之十二 正月风吹/ 044
- 之十三 和老汉在窑场小院/ 047
- 之十四 二妹满窑/ 051

在官庄的日子(2007~2009)

- 荒 园/ 056
- 初到官庄/ 060
- 江家大棚/ 065
- 三宝蓬的水碓/ 069

北 山/ 075
清明是一树绿叶纷披的柳/ 081
张家窑坊/ 085
宝福与宝霞/ 091
樊家井/ 100
张一敲/ 106
常爷玩瓷/ 112
跟云一、大千去老鸦滩画瓷板/ 117
做小件的老哥俩/ 123
官庄之夜/ 127
瑶 里/ 133
毕氏德芳/ 140
看 地/ 145

岁月之流(史前至上世纪初叶)

远古的回音/ 152
关于洪州青瓷的想象/ 165
六街三市永和窑/ 173
景德元年里的人和事/ 182
大雅之音: 元青花/ 187
明瓷之兴/ 204
九域瓷商上镇来/ 212
一个外国人眼中的景德镇/ 217
督陶官唐英/ 224
远离神灵的瓷业崇拜/ 235
八大山人与民间青花/ 240
那一群青衫飘然的身影/ 245
后 记/ 259

作瓷手记

(2004~2006)

瓷的命运在窑火的眼中，人和草的命运呢？
会不会在老天的心里？



之一

一 袁烟雨过前溪

重返景德镇，已是熟门熟路。下了大巴，走近一辆的士就问，知不知道东二路方向穿过陶机厂宿舍后面，有一个叫胜达窑场的地方？窑场旁边就有一条铁路的。本来只是问问，司机居然知道。而且说不打表，十二块钱，可以直接将我送到窑场门口。到窑场有一段是没有路面的路，以前人家车子送我过去时，要颠颠簸簸地穿过很多乱七八糟的违章建筑。所以司机这样说，我很高兴，可以免去我提着行李走一段很长很难走的路。上了车却发现这是一辆“黑车”，没有的士牌照的，也不管了，天还没黑呢，谁敢杀人放火？再说司机业务很熟，在市郊大大小小窑场窑炉陶艺工作坊散布如林的地方，那么不起眼的一个窑场我一说他居然就知道，这让我对他有了好感。我对一切认真对待自己职业的人都有好感，凭本事凭力气吃饭的，都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，包括拉大板车收破烂的。我住的城里就有好几个当年从温州过来收破烂的，收着收着就成了大老板，成了市里温州商会的副会长什么的，肯动脑筋啊。而且这样的人一般不动坏脑筋，可以叫人放心的。

走进窑场大院时，那条凶恶的大黄狗一声不吭，要不是铁链拴着，第一次我来时差点没把我吃了。但这次来它也不表示任何亲热。不是宠物狗到底不一





◎窗外是很多杂草的坡地，还有一些人家开垦的菜地。

样。秦家二老正在吃饭。来前就打过电话了，他们都不把我当外人，说一声“来了？快吃饭。”这就完了。对土生土长的中国老百姓来说，吃饭就是头等大事。我放下行李，喝一口水也坐下吃饭。

我要在这里住上八九天，画上一批自己喜欢的瓷。然后看着它们烧出窑来。

吃完饭我的朋友胜照也过来了，交代完一些杂事，就走了。她儿子到日本读书去了，平时一个人和徒弟住在市中心的小店

里，离窑场很远，这一带天太黑了走路就不安全。我让她以后几天都别管我，我们都各忙自己的，也别告诉其他人我来了，我也想安静的。她都答应了。我本是一个散淡的人，只能和散淡的朋友相处才能互相愉快。这是我两次来景德镇，都选择在这个远离市区的窑场画瓷的原因。胜照的二妹承包的窑场，她有个奇怪的名字，叫秦一八，和九一八无关，好像就是出生的日子，被父母随便叫过来了。但现在父母却靠着她。据我观察，一般不被父母和社会重视的人，基因又凑巧很好的话，就会很能干。一八就是这样。听不少人说过，她的烧窑技术在这一行里属拔尖的。二妹只在装窑烧窑时过来，平时这里由父母照看着。

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工作间里，发现桌旁的窗子又破了一块玻璃。窗外是很多杂草的坡地，还有一些人家开垦的菜地。这一回从破窗子里会飞进很多的小昆虫，才想起不知不觉怎么就到初夏了。那么多的小虫子围着我飞，有点不习惯，画不下去了，于是走出院子，透透气。当时还没变天，有月亮，很好的月光。于是有了心情，发现院子里比起上次来，平添了不少生气，那是因为满院子各种各样破瓷盘里的月季花都开了，都是些好品种。如果不是前段时间一直下雨，打落了不少花，也许白天我一进门就该留意到了。一些没种花的瓷钵里都蓄满了早几天的雨水。两棵石榴也长了不少花蕾。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草花开在杂草丛中。呼吸着很新鲜的空气，想到有泥土的地方就有百草生长，长百草的地方就有百虫兴焉，就是让人感到亲切。不知为什么，随便哪里一有草，那些蚱蜢蝴蝶等小昆虫们就来了，没有草的日子它们躲在哪里呢？

这样体会着回到屋里，看见嗡嗡乱飞的小虫子们就有了亲切感。它们不像蚊子那样会叮人的血，它们看到灯光就进来了，你不能指责小虫子们热爱光明吧。它们若能思考，也许还要怪我用假的光明欺骗它们呢。但它们也不能怪我，人和虫，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啊。明天这些昆虫又会钻进草丛中，或许不小心被鸡们发现了，一下子没逃掉就不幸只有这一晚光明了，也怪可怜见的。起码比我可怜多了。工作坊门口，就放置着一只旧木板箱，那是主人家的鸡笼，住着两只很会下蛋的母鸡和一只天天围着母鸡转的公鸡。怪不得很会下蛋呢，有这么多



的小昆虫。我也吃过它们下的蛋，间接地就是吃了小虫子们的牺牲了，真是对不住这些小虫子们。

坐下来我的心就静了，开始在一只小口大肚的泥胎瓶上画。一道篱笆，几丛野菊花，三只母鸡和两只鸡雏。不画公鸡，不喜欢它，让它在另一只泥胎瓶上出现吧。两只是年轻的母



◎随便哪里一有草，那些蚱蜢蝴蝶等小昆虫们就来了，没有草的日子它们躲在哪里呢？

鸡，悠然自得，站在草丛中很起劲地咕咕叫着，不远处有一只老母鸡却紧张地呼唤着它的两只小鸡雏。一有孩子就是累啊，不过看上去老母鸡也挺快活的。这样的景色在山村是寻常所见。我所以选择了菊花，是因为那才是真正农家的花，窗外菜地边就生长着一丛，而且，用青花料在泥胎上画菊花，烧出瓷来真的特别有味道。题款“一蓑烟雨过前溪”。画面上没有溪水，但是画外应该有溪水的，因为江南所有的村庄都有溪水环绕。我很喜欢自己画的这个造型很美的瓶，画完了就一圈圈转动着垫盘看自己画的画面，想象着有一位远行的旅人正走过前溪上的小石桥，雨停了，水汽却仍在山溪间飘浮游荡，像云一样稠密。过了桥，一抬眼村庄就近了，村里人家，黄墙泥瓦，炊烟已起，都还不曾留意，却是眼前一丛菊花，花前咯咯地跑过的母鸡和鸡雏，叫远客一下子有了归家的感觉。

很想当那个远客，走在那样的路上。

（补记：七号出窑，这只瓶画面果然清新，让我想起月光下，那些小昆虫嗡嗡飞进来的夜晚。那天画完后，忽然觉得衣服里有什么东西在爬，小心伸手捉了出来，是一只小金龟子。我小的时候，只要是捉住了这种金龟子，就用线绕在它的头和翅中间的缝隙里，牵着另一头线，看它嗡嗡地乱飞乱撞，不知道疼惜。那天晚上我把金龟子从窗口放飞，月光中它一下子就不见了，不知今晚它在哪儿。）



之二

青山无处不藏云

总觉得前天晚上没有画完。画中还是应当有村庄的。夕阳西下时，若没个落脚处，菊花只能闻香，不能果腹，岂止是“孤寂”两字可说。就是马致远写“天净沙”，天涯古道西风瘦马，也有个小桥流水人家给断肠客点燃一支红烛。想起上个月初去的瑶里古村，青山渺渺，溪水蒙蒙，站在石桥下看那溪水中游动的红鱼，竟只只肥到一尺多长。记得当时村长说，村人有村规，不许捕溪中鱼，砍山中树。所以村后南山，仍是原始林木，山间有瀑布汹涌，水声鼎沸。去的那天天气阴冷，脸上一直就是水汽朦胧，眼中景也是水汽蒸腾，说不出是雨是雾。水汽中飘渺着青瓦泥屋马头墙，野水芹的清香和着白米饭的味道在黄昏中让人感到饥肠辘辘。这样的村落，在景德镇附近就稀罕了，可在深山里呢，在那些古驿道穿没的山中呢，该还是有的吧。那时节偶尔路过的远行客，该不会打破村子的宁静吧。

从放泥坯的棚屋里小心翼翼地搬来一只长长的直筒瓶。上回来每次都是秦家人帮我搬，现在我学会自己搬了。先用双手托住下面的垫盘，再用掌心轻轻捧住泥坯的下部，千万不能用劲捧，那样泥坯就裂了。或者先前看不出，一烧就出现裂痕了。而且，此时手上不能有一星半点油污，只要挨着那瓷泥了，烧出



◎树从泥土中长出，水从泥土中渗出，云从泥土中飘起，人就走动在泥土中。

时便会有污点。所以画泥坯之前是要洗手净身的。就像焚香之前一样。心净身净，才能做好这一件事。

仍是青花山水。昨天看一位安徽来的画家用黄花釉、铁锈红、釉下黑等颜色釉画山水，感到画面太脏，不喜欢。我喜欢单纯的色和单纯的事物。在纸上作画时，也是最爱水墨。是一位朋友说过，世界上最难做的事就是将复杂的事简单化，作文是这样，作画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这我是明白的。一直以为，景德镇的瓷器最美的仍是青花。单看那明代青花瓷，来自民窑的，往往就是那么几笔简略的线条，几抹那么单纯的色彩，却让人一



看就心颤心动。我不知道我画的瓷，将来能否让人心颤心动。但我对这些白色瓷泥充满着敬畏和深情。我也对窑火充满着虔诚之心。我知道只有在它们的默许和神授下，我画的青花才有可能生发出清雅的色调来。这是比纸上作画更有意味和神秘之处。

孤身一人，在一个孤寂的地方，心里还是会时时掠过一丝悲伤的感觉。我默默，泥坯也默默。屏息静气凝视这只将生命托付给我的泥坯，它信赖我，就像我信赖它一样。这让我心里有了一丝感动。有时候，人与人之间是缺乏这种相通的。人与人之间常常充满着警戒。只有在这无语的世界中，神意才会无所不在。树从泥土中长出，水从泥土中渗出，云从泥土中飘起，人就走动在泥土中。能够走动在泥土中的人是纯粹的人，是高尚的人，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为生存而劳作不是低级趣味，因贪婪而无止境地掠夺才是。能够长眠在泥土中的人是幸福的人。

我如今做不了那么幸福的人，我只能在瓷土上与幸福为邻。

几座低低的屋舍；一座小石桥跨过溪水，将老树与前村相连；村边靠水的木楼前有石阶伸进水中；两三只小木船泊在水上，有烟云在村落间缭绕。远景中几抹青山，几树林木，几泓瀑水，均以淡笔青花扫出；停下笔来，静静地看，笔直的圆圆的泥瓶，在我的心里便有了天地烟云，有了人间烟火，有了我感情寄托的所在。

在瓶的上部，远山之间，我怀着憧憬写下一行字：青山无处不藏云，村屋四舍皆含烟。写毕，意犹未尽。又取来一个瓷盘，在盘上画了一幅山水村屋，因为兴之所至，随心所欲，画面反而更活，用笔似乎更简，像我作画时的心境一样慢慢变得单纯。

那样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我愿意长跪不起，长眠不醒。

之三

梅花天地心

从不在纸上画梅。那么多纸上的梅花，早已被人随意地画滥，就像被人一遍遍恶意强奸的某些汉字，让人掩面不忍卒看。

然而在瓷上，我该画梅了。柔软的瓷土让我冲动。我提起笔，画出的梅干却仍是硬如枯木。

我不知该如何着笔了。

青色的天空是遥远又遥远。梅花的春梦在风雪中只是一遍遍地破灭又破灭。这才有了如铁的枝干，有了一道又一道被风霜撕开的伤痕，有了绝望中的绝唱。

那么多的诗人咏诵过她。说梅是怎样的孤傲，肯开在多么寒冷的风中；说梅是怎样的奇绝，能将冰雪覆盖下的剩山残水料理成乾坤风月。

可有谁能知梅花最寻常的心思？有谁能知她是多么想会一会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温存，多么想闻一闻夏风吹空月舒波的清凉？她只是不能够。天空是那么的高，春天是那么的远，梦想是那么的无奈。她拼却一生之力绽出的花骨儿，不过是对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宽容一笑。

如今正是五月花开。刚刚下过了雨，温暖的雨。初夏的风也吹过来了，天边

有月，圆圆的亮亮的，被雨洗过一般。我坐在景德镇一个偏僻的窑场简陋的工作间里，在瓷土上画梅，在硬如枯木的枝干上，就那样用釉里红点了几朵花骨儿，干干净净，却仍旧孤零零的，四周是冷且高的青色的天空。梅花天地心，我写道。

但愿我懂得你。懂得梅本来的心思。

（补记：那天，梅花盘是最后出窑的。烧好的瓷一件件拿出来时，我没有找到她。我以为秦家二妹装窑时没有将她放进去。不料她是被搁置在一个最大的箭筒的顶端，没有占据一点多余的位置。出窑后我都走开了，将烧出的作品搬进了屋。秦家伯母捧着追过来，说你看你看，你画的这个釉里红梅花盘！

我只看了一眼就呆住了。青色的天空下，梅是盛开着的，一朵一朵鬼使神差般优雅地怒放着，那形态姿容绝非人工可为！绿玉般滋润的花瓣，却在边缘透出一丝丝隐隐约约的玛瑙红，花蕊中央闪烁着点点银色的光泽！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梅花，却不是我画出来的。也不像是大火烧出来的。我知道釉里红会产生窑变，我先前画的几个釉里红瓷瓶也出现过一些美丽的色彩，但现在这几朵梅花所发生的窑变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！

真的是窑变吗？还是我对梅花的心意，梅花自己的心思，一样样感动了天意？）

之四

秋 水

从我到窑场来的第二天，雨就开始下了，起初还下下停停，后来就止也止不住了。一天画下来，傍晚想出门走走，撑伞不说，还得踩一脚的泥。江南春天的雨水，常常就是这样拼了命地下，泻进地里，流进江河，便被一道又一道的江湾和水坝拦住了，能一直蓄到秋天呢。

那山间的秋水，都是从春天时就开始蓄了。

我正在画的就是秋水瓶。

刚画了几笔，秦家伯母喊我，拉坯的杨师傅已经来了。

我和杨师傅还有他的徒弟到坯房来，今天请了杨师傅一整天，除了我想做一些坯，还有秦家为其他的主顾定做的一批。其他人都是按规范定制，只有我想按照心意做一些别致的造型。可拉坯不是我自己的手能做得来的，所以昨天秦家伯母就交代我，明天不要出门，请了杨师傅，要拉什么坯我自己看着来才好。于是我又给一位已经约好的景德镇很有名的艺术家打电话，道歉说明天去不了，改天再去了。

拉坯拉坯，听着就是累的。先要把瓷土摔打揉捏成巨大的面团，一般都是徒弟干这活。我和杨师傅聊天了一阵子，那小徒弟就已开始热得打了赤膊。而

